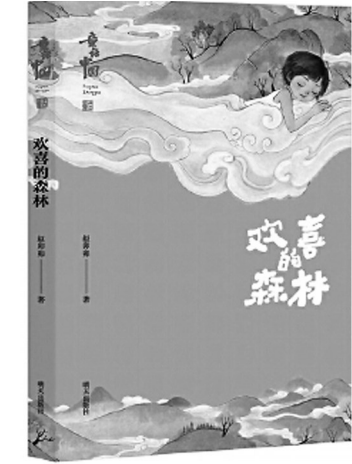


评论

在属于自己的森林里诗意地栖居——赵卯卯《欢喜的森林》读后

李 浩

赵卯卯的儿童文学新作《欢喜的森林》是一本极有灵性的“精灵之书”，它带我们进入了一个有魅力、有趣味和有魔幻感的想象世界，在这里，一切事物都带有灵幻可爱的“新色彩”。这部书里似乎可以嗅到在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中出现过的那种



气息，它属于不曾被我们经历的世界，但幻想和幻觉却以奇妙的方式实现了它。

每一次日出日落、每一处的“旧物”，都有让人惊讶的魔力。它们重新生长、拼贴，重新被赋予，我喜欢这样的奇妙故事，尤其喜欢它“溢出了生活”的那些部分：狐狸会拿它的秘密与“我”交换，这些秘密需要种在月光盐里，只有当它们结出的果实被“我”吃下去的时候，“我”才能真正尝到秘密的滋味；山林里有一个奇妙的集市，所有自己喜欢的、想要的东西都需要用自己“最好的东西”去交换；有一座锻打星星的山谷，而沉在水底的星星则是“废品”，它们永远也“飞”不起来了；被“我”吃掉的紫色果子叫“萤火芝”，吃下它之后，就能听懂动物的语言，了解属于森林的秘密……

赵卯卯在《欢喜的森林》中搭建了一个个让人流连的奇幻梦境，她让读者跟着主人公“欢喜”在奇思妙想中徜徉，每走一步都得小心

翼翼，因为随时都会与意料之外的惊喜相遇。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曾这样定义一个作家：他是讲故事的人、教育家、魔法师。“一个大作家集三者于一身，但魔法师是最重要的因素，他之所以成为大作家，得力于此。”在我看来，作家赵卯卯充分释放着文学世界的魔法因素，恰如《小王子》《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等作品。有趣的是，赵卯卯在这个奇妙森林里的“创造”并不完全是个人的“无中生有”，而是有所依借，是对古人奇思妙想的延展。譬如段成式《酉阳杂俎》、张读《宣室志》、皇甫枚《三水小牍》……在我看来，古人们提供的大概是一粒粒微小的、安静的种子，而在作家赵卯卯的手上，它获得了阳光、空气和水分，获得了开枝散叶的成长和新奇的活力，最终构成了一片茂密的、丰沛的森林。

我喜欢这样的奇妙故事，因为它也激发着我的想象力和探究之心，牵引着我一步步地走向未知，我一边愉快地跟随在“欢喜”的身

侧，一边与她一起暗暗发问：后面还会有什么？还有什么样的奇遇发生？赵卯卯善于运用那些毛茸茸的、有质感的细节，善于将奇思妙想变成可触可感之物，善于将虚构化为似乎可以进入的“真实场景”，进而让读者相信并身临其境地与故事中的主人公一起完成冒险。我特别注意到她在真实和幻想之间的游刃有余，在《姥姥的房子》一节，“我”刚刚从现实进入到初步的“魔幻空间”：“我来到木门前，摸了摸锁上的小狐狸，一股暖烘烘、毛茸茸的感觉从指尖传来，但只是一瞬间，那感觉就消失了。锁上的红光也消失了，小狐狸又变成一只普通的小狐狸。铜锁又变成一把普通的铜锁。”再譬如，星星山谷中，老族长谈到锻打星星所需要的光：“做材料的那种光容易寻到，但做火种的光却要求很高，要温暖、纯净、不一般，只有这种光，锻打出的星星才能更持久地散发光芒，才是上好的星星……普通光作火种锻打出的星星，不是薄就是厚，要么就很脆，一碰就会裂开；有些勉强锻打成功的，发光的时间却不能持久，好多只亮了一晚上就熄灭了。唉，这样下去，星星会越来越少……”赵卯卯的虚构能够做到让人相信，甚至有种奇特的真实感，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效

果，大约与她有关，与她始终葆有一颗真挚的童心有关，与“再造一个真实”的能力有关。

大概是在“我”6岁那年，发现心里有一片森林。这个拥有着森林的孩子虽然“欢喜”，却没有告诉任何人，这是个属于自己的秘密。作家赵卯卯或许是以这种方式来提醒孩子们：每个人都应当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森林，在这个森林里我们拥有秘密，拥有冒险和探究的愿望，拥有神奇的想法，拥有可以作为点亮星星的“火种”……内心拥有森林的人是不孤独的，尽管他可能在日常生活里表现得孤单、沉默或喜欢发呆。森林是我们最珍惜的宝藏，应当呵护着它，从童年到少年，直至成年、老去。这片森林还具有小小的“疗愈性”，让人更为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和美妙，让心灵寻找到可以诗意地栖居的安妥之处。

“欢喜”的姥姥说：“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必须永远属于某一个人的，欢喜，你得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读懂《欢喜的森林》背后的意味深长。这些和故事交融着的“深意”会让孩子们在未来的时光里不断回味，也使小说生出了更多的枝杈，让《欢喜的森林》更为丰茂、幽远。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教授、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创作谈

儿童文学作品要饱含文学性

赵卯卯

2012年，我开始接触儿童文学创作，现在回想，最初的创作动力很简单，就是写稿子、挣稿费，解决经济困难。那时我完全就是无知者无畏，没有真正理解儿童文学是什么，就开始动手写稿子。关于写什么、怎么写，没有一点儿目标，更不懂什么是创作风格，在网上随便搜一篇所谓童话，就开始模仿，觉得差不多了，就开始投稿，简单粗暴，毫无章法。

幸好这个过程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因为我足够幸运，遇到了我写作生涯的第一位重要的编辑老师——“疾走考拉”。

我给“疾走考拉”投稿，只要她有时间，都会认真回复我，并给我推荐了一些她认为优秀的童话。那些童话一下让我打开了儿童文学的另一扇大门，彻底改变了我对儿童文学狭隘的认知。这之后，我开始阅读大量国内外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认真思考和定位自己的创作方向，慢慢真正地上儿童文学创作之路。

儿童文学对于我来说，它首先是文学，然后才是儿童，这个顺序不能颠倒，这也是我一直追求和坚持的创作目标。

如果因为是写给儿童的，就降低它的文学性，那最后的结果，可能就会把自己圈在一个低层次、小范围的创作世界里。

我说过，我很幸运，而且足够幸

运，因为“疾走考拉”编辑很快到了儿童文学杂志任职，我也就通过她与国内最优秀的儿童文学杂志接上了头，这大概是2013年。

当然，接上头，并不代表发表作品就容易，《儿童文学》杂志始终是看稿不看人的。但是与编辑老师熟悉，总会有福利，他们会在百忙之中对我的作品给予分析和指点。“疾走考拉”老师给予我的不仅仅是这些，更多的是鼓励，是对我创作方向上的指引。

这一个阶段，我对儿童文学创作有了更高追求：与众不同、不重复自己。这也是我给自己定的第一个目标，我写的作品不算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个目标。可是，有时候很难完全达到与众不同，我很痛苦。不停地突破，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很难。

2018年，我获得了《儿童文学》杂志第四届儿童文学金近奖，这是我写作生涯的第一个奖项，让我第一次认识到，走一条与别人不一样的路，虽然艰难，但只要坚持，总会得到肯定和认同。而《儿童文学》杂志，在我这里几乎是唯一一个肯接受、并一直在我尝试不同创作方向中，给予我鼓励最多的杂志，也是从我开始写作到现在，从来没有抛弃过我的杂志。

这个奖给了我足够的底气，于是在接下来的创作中，我每隔两年都会尝试创作新风格的作品。《从山里来的

羊》虽然只是一个短篇作品，但对我的创作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儿童文学》杂志再一次接受了我的改变，并给了我更多的鼓励和荣誉。《从山里来的羊》先是获得第一届《儿童文学》“温泉杯”童话大赛金奖，接着又获得了第五届儿童文学金近奖。

《儿童文学》杂志给予我最好的创作平台和无限的创作空间，从“疾走考拉”老师到“三色堇”付丹阳老师，再到冯臻老师，他们每一个人给予我的，早已经超过了一个编辑对作者的付出范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儿童文学》的一路培养，我的作品早已经被淹没在无数作品之中了。

儿童文学对于我的创作来说，已经不仅仅是向孩子传达一个好玩又有趣的故事那么简单的事了。它对我，或者我对于它，我们彼此都有更加深远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仅是能给予孩子们一种文学的滋养，我更希望，我的儿童文学能给当下的孩子带来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有很多种，可以是精神上的力量、成长中的力量、生存的力量，也可以是面对困难与困惑的力量、善良的力量以及快乐积极的力量……反过来，儿童文学给予我的也是如此。

我想，只有这样的儿童文学，对于我来说，才算得上是真正有意义的创作。



新大运河散文

大运河畔的博施时光

吴思妤



吴思妤，沧州广播电视台记者，河北省作协会员，沧州市作协副秘书长，作品散见于《沧州日报》《小说选刊》《散文风》等，出版有散文集《风情沧州》。

走进沧州博施博物馆，犹如遁入一条时光隧道。你想告诉我什么？隔着上百年的光阴，我与他的目光碰撞着。

这里，储存着一百多年前的博施医院时光。

一百多年，这里曾经发生过什

么？又能够发生什么？

一百多年，能在运河边，建起一座从未出现过的西洋医院，外来的医生，把国人从未见过的西洋医术，传递到沧州人的身边。

一百多年前，还穿着马褂留着辫子的沧州人，勇敢地迈出第一步，跨越海峡，踩着祖辈从未走过的路，到世界的另一头，摸索着去打开自己从未了解过的关于医学的大门。

一百多年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沧州女性，开始尝试着走出家门，用女性特有的温柔体贴，承担起白衣天使的责任。

一百多年前，水流汤汤的大运河上，舟来船往、业务繁忙，那个把西医扎进沧州土地里、把医院建在大运河畔的洋医生，就是乘着船，沿着运河一路而来的。

大运河太古老，漫长的岁月里，在这儿发生什么事，遇到什么人，都太正常了，都不会引起人们丝毫的惊讶和错愕。然而，当那个语言不同、外貌不同的医生踏上大

运河畔的土地时，人们还是惊讶了。

谁又能想到，这个年轻的英国医生，在1899年春节刚刚过去的一天，在大运河上的冰刚刚开始有松动迹象的时候，就这么悄悄地踏上了沧州的土地。他来这里，为这片从未有西医涉足的城市，建一座医院，一座与中国传统医学完全不一样的医院。

站在一百多年后大运河畔的土地上，站在他们曾经生活的屋子里，凝视着他们穿透岁月依然慈悲的目光，我无法想象，是谁给了他们勇气，让他们能够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在一个完全陌生，甚至语言不通的国家里安心地住下，有条不紊地治病、救人、建医院、培养学生……

我的心里，其实为这个叫潘尔德的医生捏了一把汗。当时遇到什么阻拦，有多少困难，老百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受外科手术，他在其中到底做了多少事情，现在的我们，也只能从当时留下的零星资料

里略窥一二。

他也离开过。他在沧州知州委派的士兵护送下，沿着大运河，连夜悄悄离开。回到自己的家乡，他继续深造。然后，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又回来了。这座当时的沧州博施医院再一次获得已故医师路博施家人捐助，在潘尔德等人的监督下，得以扩大重建，并在盐山购地建造分院。

潘尔德当时心里想什么，我无从得知。我只能从保留下来的老照片里，看到完全中式的门楼下，站着一个穿着长马褂的外国人。就是他，在大运河畔留下了一抹闪耀的光辉，也为现在的沧州人留下了一座现代化的医院——沧州市中心医院。

而博施医院的故事，并没有结束。站在一百多年后，他们曾经住过的房间里，凝视着墙上的老照片，六个或坐或站的少年，年轻的脸庞上，写满对未来的向往和无畏。其中，有一道坚毅的目光，隔着百年的时光，依然让我的心发颤。

沧州的历史上，有他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是首任博施医院院长潘尔德选派的首批到北京协和医学堂学习的学生，他，叫谢恩增。他以

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美国哈佛医学院留学，历时6年，获医学博士和卫生学博士等学位的学生。

了解到他生平的那一刻，有一种自豪感抑制不住地从我心里涌起。这就是从沧州大运河畔走向世界的医学博士，既有着大运河的柔和与胸怀，又有着沧州人特有的刚强与不屈。他可以做济世救人的医生，当北平沦陷后，面对敌人的逼迫，他也可以停止行医，闭门谢客，专心致力于医学著述。

一百多年前，潘尔德建起了博施医院，同时也把博爱的精神洒进了大运河里，洒进了沧州人的心里。

一百多年后，我们站在花团锦簇的大运河畔，透过一百多年多的时光，与他的眼神碰撞，他有的，是对未来的期望；我有的，是对他们的感动。

一百多年的时光，能改变一座城市的走向，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能让一百多年以后，这座城市的人，依然享受着他们的恩泽。一百多年前，运河依然流经这里，留下的，又会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汉诗

游记九首

贺治起

饮酒乌鲁木齐

自古醉酒非酒醉，真情伴随性情飞。
边关万里兄弟聚，此生难得只能醉。

咏武汉

江城三月花芳菲，尽是先贤在绽蕊。
英雄业绩随波涌，后波更耀前波辉。

游黄鹤楼

诗词砌成黄鹤楼，鹤去千载人尚游。
帝王将相今何在，华章伴随大江流。

游张公堤有感

人生百年如过隙，最是青史留业绩。
多少英雄随水逝，江城仍颂张公堤。

登婺源篁岭

天地一望收，漫野铺锦绣。
金花映金日，心灵洗碧透。

秋游九寨沟

白云拭雪山，秋色铺满川。
水映云林影，五色绝人间。

游老君山

八百伏牛伏中华，艰险奇崛神仙家。
一峰擎天众峰拜，大道如日行天下。

游三清山

三清石安仙，道名天下传。
叩山问大道，道在烟火间。

雨后麦积山

天水洗涤后，青翠麦积山。
古今多少事，山僧微笑看。

古琴

王汉中

有岳山 有龙池 有凤沼
有承露 有琴轸 有龙龈
有凤眼 有冠角 有雁足
十三个琴徽把年划分

有额 额上有玉
有颈 有肩 有腰身
有七星 有六合 有五弦
有天 有地 有山水
有龙 有凤 有乾坤
这是一位五千岁的老人

古老 深邃 空灵
冠八音之首
统大雅之尊
古琴弹久了——
非君子 亦圣人

心正则音正
守一泓恬淡与宁静
静生慧 静启智
内心清澈了——
天也蓝 云也白 风也清

左书右琴 弦而歌之
诗行间流淌着古琴的韵
即使找不到知音
也不做伯牙摔琴

文讯

报告文学《军魂铸商》分享会举办

本报讯（通讯员苑武林）12月1日，由孙玉广著、线装书局出版，描写冀德沧州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敏人生故事的长篇报告文学《军魂铸商》分享会，在沧州经济开发区举办。

10多名文友齐聚一堂，畅谈对《军魂铸商》认识。大家一致认为，主人公陈志敏淬火人生的军旅生活，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以军魂打造优质企业文化、让企业充满活力的故事，激励着每个人。

分享会发起人范恒认为，《军魂铸商》在描写陈志敏个人创业故事的同时，也反映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变化。